

domus

GREATER CHINA

第102期

LA CITTÀ DELL' UOMO

102 October 2015





沉稳与清醒 / COMPOSED AND ACUTE

顺应着中国建筑设计近十年的发展热潮, Crossboundaries的负责人董灏、蓝冰可以难得的冷静和理性带领他们的事务所稳步发展至今。在对当今行业热点问题的探讨中, 两位建筑师更表现了清醒的认知, 透过繁杂的表象, 始终坚持了对建筑设计工作本身价值的认同与依归

Follow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tecture industry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with a rare calm and rational mind, Hao Dong and Binke Lenhardt, the principals of Crossboundaries have led their firm to a steady progress. In the conversation with *Domus China*, these two architects have also shown their clear cognition regarding today's hot issues,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in maintaining professional and authentic in this industry





开篇，左图：Crossboundaries 正在进行的某博物馆项目的研究模型。该项目位于北京前门；右图：北京爱慕时尚工厂局部实景图。其连桥设计旨在鼓励和促进员工与管理层间平等沟通，增进团队意识。上图：北京爱慕时尚工厂外部实景图

• Opening pages, left: study models for an ongoing museum project in Qianmen, Beijing; right: a partial view of Beijing Amier fashion factory. The design of the communal platform aims to promote eq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administration employees,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bove: a view of Beijing Amier fashion factory's facade

董灏、蓝冰可 Crossboundaries合伙人



Crossboundaries成立于2005年，在北京和法兰克福均设有办公室。设计成员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并受过当地建筑设计教育的专业培训。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合作伙伴的设计团队，Crossboundaries致力于通过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和城市更新方案，以跨国的视野、本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营造出高实用性的、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生活空间。最终呈现的解决方案总是具有令人愉悦的材质触感和对人文氛围的深刻考虑。

Domus China: Crossboundaries成立于2005年，《Domus国际中文版》在中国创刊则是在2006年，Crossboundaries几乎与Domus一起经历了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约十年的迅速增长期，请谈谈Crossboundaries在中国这十年的发展轨迹。

董灏：首先我们都认可过去十年的确是段热潮期，但不同的建筑从业者在这股热潮中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到我们事务所，由于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所以相比起步更早的其它事务所，这十年的热潮对我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为我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生存环境上。我们事务所是从只有我和冰可两人开始做起来的，后来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二十人左右。我们的健康发展肯定借助了热潮带来的机会，但这种发展也不是光靠好形势的，即使在这十年里，也有不少公司一开始规模很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规模变小甚至完全被市场淘汰掉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的确存在不少趁着十年建设热潮迅猛发展的同行，但也有很多同行和我们事务所一样，可以被比作正常小孩的成长过程——是一步步、一点点踏实走过来的。热潮退去后，从去年开始，尤其是今年，大家都在说经济放缓、行业环境恶化这些危机，但对我们来说，由于本就是稳步发展的情况，所以不会有很大的落差和影响。而且这十年的积累增强了我们应对困难的能力，这也是稳步发展的正常结果。

Domus China: 请回顾一下事务所成立后所接的第一个项目情况吧，以及从何时开始，Crossboundaries在行业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

蓝冰可：第一个项目在王府井，是一个饭店，但当时我们把方案给甲方后，他们又找了北京院合作。由于那会儿我们刚刚起步，对国内情况和甲方都不够了解，项目越来越脱离我们的控制，虽然最后楼盖了起来，但和我们原本的设想差距挺大的。

董灏：第二个项目是在宁波进行的投标，我们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王澍，王澍后来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所以大家会开玩笑说我们跟普利兹克只有一名之差。要说真正进入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真不太好界定。直到09年，我们也只是处于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机会当然一直有，但我们主要还是在做尝试，始终保持着进步，对我们来说，不存在那种一夜之间就变得万众瞩目的情况。做建筑还是踏实一些好。

Domus China: 十年热潮退去后，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建筑市场已进入理性调整期，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放慢脚步寻找新的方向，对此您怎么看？

董灏：对此我是乐观的，建筑师在中国仍有很大生存空间。我想起一个词：“百废待兴”，用在如今中国的建筑市场很恰当。虽然诸多所谓“中国第一高”、“北京第一高”等花哨的建筑给老百姓留下了好似很厉害的印象，但整体说来，建筑



上图：北京家盒子外观图。建筑的位置在一个小坡地上，与旁边的公园有小径连接。建筑周围的景观使用预制的混凝土砖铺地。
下图：北京家盒子室内。光线透过外

墙上的镂空设计进入
- Above: Beijing Family Box. It locates on a sloping field with a path linking

to the nearby park. The ground around the building is paved with precast concrete bricks.
Below: Beijing Family

Box interior. The sunlight penetrating the wall through the perforation on the facade screen forms spots of light

设计这个行业还并没有到达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我认为它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都还有很大需求。再回到眼前，经济放缓和建设热度下降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件好事，从业人员能够更加冷静地去回顾过去十年来的得失成败，这种反省是必要的。再者，市场变冷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活了，该有的项目仍在不断出来，并且由于项目资源更珍稀了，市场本身的筛选机制就会起作用，在此过程中对设计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了，这对行业内关于更合理的标准重建是有点好处的，具有产业优化的现实意义。过去市场热闹的时候，难免鱼龙混杂，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良莠不齐，在以后，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的。总的来说，好的从业者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不会丧失竞争力。

Domus China: 您觉得在未来几年，中国建筑市场将何去何从？**Crossboundaries**将如何迎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蓝冰可: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美国等其它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中国很大，而且发展节奏也合理，建筑师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另外，中国的人口很多，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也很多元，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满足他们。中国的经济总趋势是往上升的，大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正在变高，同时对幸福、更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也会趋升，这对建筑界来说蕴藏着机会。另外，过去建设热潮期时人们过于注重追赶进度，这使得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大量不好的建筑，它们或者质量不过关，或者由于缺乏对城



市整体的宏观把握而导致设计不合理，所以这里也还蕴藏着将这些建筑进行重新改造升级的机会，应该被算作建筑市场的一部分。再有，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除了对所使用的建筑本身之外，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包括了公共设施建造在内的工程也是我们建筑师的用武之地。最后还需要提到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未来建筑师和政府、业主的合作模式还应得到逐步升级，建筑师愿意参与到整个社会建设的工作中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

Domus China: 近来三四线城市也表现出具有更大需求量的趋势，对这个情况您怎么看？

董灏: 我们接触了一些三四线城市的项目，比如邯郸，但目前还没有实际地去做。三四线城市的业主相比起北京，甚至二线城市来说毕竟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他们普遍缺乏对城市建筑的总体把握，对待项目的理性程度也比较低，总是想要复制，比如常常会希望我们把更发达的城市中已经受到大家关注的建筑作品直接移植到他们那儿去，而这是我们基于建筑师的职业追求所不太能接受的。但另一方面，受到经济总量增长的推动，三四线城市也正逐渐具备引进更具超前性和更高水平建筑的能力，与大城市间的建筑水平差距也在逐步减小。

Domus China: 在建筑市场上，像**Crossboundaries**这样的独立事务所相比国有院等官方设计单位，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董灏: 首先中国建筑行业机制本身有其特殊性，比如对甲级、乙级资质的划分等，政府的大型项目更倾向于选择国有设计院，但我们这类独立设计者不管在细节或者别的方面，都有很明显的灵活性以及很大的发挥空间。就我个人来说，从03年回国到05年，我主要在大型设计院做合作项目，和OMA合作过，也做过国博投标，在此过程中特别好的一点是冰可也参与了这些项目，由于我们之前一直在国外求



本页：**Crossboundaries**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工作室，由一座有60年历史的礼堂改造而成，图为改造后的上下两层。建筑被保留了原有墙体结构，置换了新屋顶，并安装了天

窗。内部空间则被分割为办公室、餐厅、储物室和小型会议室

• This page: two photos of **Crossboundaries'** studio in

Sanlitun, Beijing. Consisting of two levels, the studio was transformed from an auditorium with 60-year-history. The former building's

wall was remained while its roof was replaced by new skylight. The studio now has offices, eating area, storages and small meeting rooms

学和生活，原本是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这段工作对我们帮助很大。98年我出国那会儿，中国还不是后来高度商品化的消费社会。在设计院工作的经历帮助我重新认识了变化后的中国格局，同时也帮助我了解到不同国家团队的工作方式，其中有关于技术的、政治的、沟通的各种问题，这种学习一直贯穿了那段时间，使我收获了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结论，比如通过有效沟通整合起国内外优势资源的方法等，2005年我们成立工作室就是在此基础上自然酝酿的结果。工作室现在保持精简的人员设置、跨文化的交流模式等做法都是在总结原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

Domus China: 您刚刚提到了跨文化的交流，**Crossboundaries**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设计团队，它的成员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等地区，您对工作室中的文化交流有何看法？

蓝冰可: 我们喜欢多元，团队成员的来源越杂越好。印度、台湾，各种文化背景的设计师我们都有，这是一个开放的团队，跨文化交流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启发。

Domus China: 我们了解到同样具有多元背景的事务所例如MAD就有进军国外的想法，也在采取行动，目前欧洲市场也的确孕育着新的需求，请问对此您怎么看？

董灏: 几年前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我的想法是哪里都有机会。我并不认为在国外盖楼就要比在国内高贵。就我



所了解到的情况，许多中国设计师到国外去做项目多还是囿于中国人的圈子，从业主到客户基本都是中国人，有时甚至有炒作的嫌疑，毕竟“墙外开花墙内香”嘛。但我认为关于建筑物好与不好的标准全世界都不会存在很大差别，公众和时间最终会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蓝冰可: 我补充一下，2002年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很明确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即使假设说我在芝加哥也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但我的人也还是在这里。我认为在哪里做建筑不重要，但建筑师实际在哪里是很重要的，因为建筑师需要将自身置于项目正在发生的情景中，参与项目进行的过程，这是确保建筑设计能够成功的一大条件。现在我们主要的办公室是在这里，法兰克福也有我们的办公室，但它们的理念是有点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做项目的人实际在哪儿，具体的情况又是什么。总之，做设计的人是谁以及他如何在场非常重要。

Domus China: “家盒子”是您回国后比较早期的一个项目，当时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刻，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后类似或相关的项目也在不断产生。请问您怎么看待许多人热议的关于像您这样具有中国背景的设计师作品中的中国性？

董灏: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谈这个话题，但我觉得它有点被过于强调了。我先举个例子吧，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外国人用



上图：青岛家盒子室内。设计中的蓝色用于多功能智趣空间，而绿色则标志着为儿童尺度设计的夹心墙。
下图：上海家盒子室内。图中展示了宽敞的咖啡休闲区

• Above: Qingdao Family Box. The design features multi-functional smart spaces in blue and cutout smart volumes scaled for

children in green. Below: The spacious recreational area for coffee in Shanghai Family Box

刀叉，这是很明显的区别。我觉得原因在于西餐里的块肉需要用到刀叉，但中国菜都已经切好了，所以用筷子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更加诗意的表达，比如认为刀叉是缩微武器、筷子是手指的延伸等，但我觉得总的来讲，表现形式上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其背后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太过强调。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各文化间的交流已经很频繁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很多元，没必要专门去把这些差异性提出来发挥一番。也许在总被提出来引人注意的“中国性”论者的心中，隐藏着一丝不自信吧。我认为本质最重要，与建筑本来的价值相比较的话，形式是需要让位的。说到底，不管是哪国的文化，总是人的文化，所以我更重视设计的人性而非所谓的“中国性”。

蓝冰可：我感觉到中国人明显比别的国家的人更多强调“中国性”。事实上，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纯粹的民族性已经不应该被特别强调了。因为即使是中国，许多建筑师都有国外留学经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已经很复杂了，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建筑设计也不会只表现出哪个单一国家的所谓“元素”。也许不只在中国设计师的手里，外国设计师也会使用一些通常被标记为带有中国性的材料或做法，比如绸带、榫卯等，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个就说这个建筑有中国性了，一切要看建筑的实际情况。



Domus China：还是用“家盒子”和爱慕时尚工厂为例吧，在你们的设计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性化的细节，请问您对满足建筑使用者的需求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蓝冰可：首先还是要回到建筑设计这项工作的性质本身，因为它不仅是建筑师需要如何达成自己想要效果的事情，要考虑的还有甲方，所以我们会和甲方沟通，看他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分析论证看他们的要求是否可以被实现。比如在“家盒子”项目中，我们与老师和孩子们都进行了交流，我也会问我儿子的想法。毕竟建筑建成后，最重要的是最后

使用的人，建筑师在完成项目后就跟建筑没多少关系了，我们要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想要什么。如果我们能知道他们的需求，就能改进我们的设计，使建筑功能得以发挥。

董灏：感同身受的关怀是我们在做设计时候的态度。现在大家都很强调自然、天人合一，对高层、混凝土板和玻璃多有异议，但我们设计的爱慕时尚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表。其实，在这个方整的、保护性的外表之下，再加上厂区本身所处的较偏僻的位置，我们更重视它内部的流动与和谐，比如连桥，就拉近了白领和蓝领的距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然和人文的关怀，自然并不一定非得要是盖传统的房子或者植树。如果树种在监狱里，它也不自然。我认为，高层玻璃建筑未必不自然，用砖瓦搭建出山水画造型的房子也不见得就是山水，在古人的智慧中，平和、交流才是自然和人性的真谛，形式并不是那么重要。回到具体做项目的过程，我们简单的做法就是先听别人想要什么，很多时候因为受到专业、文化的束缚和思考的局限，也许对方不能准确表达，但他们其实也会和我们有一致的关于人性化的想法，比如爱慕项目的负责人就很赞同我们想让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平等交流的建议，这就是人性考虑的体现。我觉得相对于讨论建筑的造型和材料，真正的中国性应是一份对人性的尊重。④